

川端康成

伊豆的舞女



伊豆的舞女

〔日〕川端康成 著
叶渭渠 唐月梅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豆的舞女 / [日] 川端康成著; 叶渭渠, 唐月梅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7
ISBN 978-7-5442-7170-7

I. ①伊… II. ①川…②叶…③唐…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914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140

IZU NO ODORIKO and other stories

by KAWABATA Yasunari

Copyright © 1927 The Heirs of KAWABATA Yasunar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KAWABATA Yasunar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伊豆的舞女

[日] 川端康成 著
叶渭渠 唐月梅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陈文娟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72 千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170-7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十六岁的日记	1
招魂节一景	31
林金花的忧郁	43
精灵祭	47
参加葬礼的名人	50
篝火	58
生命保险	75
伊豆的舞女	79
静静的雨	106
犬	111

空房子	115
春天的景色	119
采外景	136
闺房的舞蹈	140
温泉旅馆	146
叫卖声	186
水晶幻想	191
铁楼梯	221
抒情歌	227

十六岁的日记

五月四日

约莫五点半，我从中学回到家里。我家大门紧闭着，避免客人来访，因为只有祖父躺在家中，来人不好招待。（祖父患白内障，那时候已双目失明。）^①

“我回来啦！”我喊了一声，没人答应，屋里恢复了宁静。我心中涌上一阵寂寥和悲伤。在距祖父枕边六尺远的地方，我又喊了一声：“我回来啦！”

我走近三尺远的地方，大声说：

“我现在回来了！”

我又附着他的耳朵说：

“我现在回来了！”

“噢，是么。早晨没让你帮忙解小手，我直哼哼，等着你呢。现在又想朝西翻身，我难过得直哼哼啊。让我面朝西吧。喂，喂！”

^①本文括弧内是作者后来增补的说明。

“使劲儿，把身子抬起来……”

“啊，行了。被子就这么盖着吧。”

“还不成，再来。喏。”

“这样……（此处有七个字不清楚）。”

“哎，还不合适。重来，嗯。”

“噢，这就舒服了。给我弄得太好了。茶水烧开了吧？等一会儿还要帮我解小手呢。”

“嗯，等一会儿。哪能一下子都办完呢。”

“噢，我知道。我只不过把话说在前头。”

过了片刻。

“小宝，丰正，喂！”这话有气无力，仿佛是从死人嘴里吐出来的，“帮我解手，帮我解手呀，啊！”

他躺在病榻上一动不动，却这么呻吟着，弄得我无所适从。

“您怎么啦？”

“拿夜壶来，帮我接尿。”

我无可奈何，只好撩起他的衣襟，勉强按他的要求做了。

“对好了吧？行吗？我要撒尿呢，不要紧吧。”

难道他对自己的身体动作毫无感觉吗？

“啊，啊，痛，痛啊！痛啊！啊，啊……”他解小手时感到很疼痛。随着痛苦的喊声，夜壶底响起了小溪似的流水声。

“啊，痛啊！”

我听着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的呼喊声，不禁涌上了满眶热泪。

水烧开了，我让他喝了茶。是粗茶。我无微不至地侍候他，给他喝茶。他一副可怜的模样：瘦削干瘪的脸，只剩几缕白发的脑壳，

不住颤抖的皮包骨的手，咕嘟咕嘟地每喝一口就动一动的鹤颈般的喉核。他一连喝了三杯茶。

“啊，真香，真香。”说着，他咂了咂嘴，“这样可以养神。你想给我买好茶，又怕我喝多了，对身体不好，所以才让我喝粗茶的吧。”

过了片刻又说：

“你给津江（姑奶奶所在的村庄）那边寄明信片了吗？”

“哦，今早寄了。”

“噢，是么。”

啊，祖父不是也意识到“某些东西”了吗？那不是一种预感吗？（我担心祖父让我给他平素很少通信的妹妹寄明信片，请她前来，这会不会是祖父预感到自己快要死了呢？）我盯着祖父苍白的脸，直到自己的眼睛模糊了。

我在读书，似乎有人前来。

“是美代吗？”

“是啊。”

“怎么样啦？”

我心中忽然涌起一阵极大的不安，从桌子那头转过身来。（那时候，我将一张大桌子安放在客厅里。那位叫美代的是五十开外的农村妇女。每天一早一晚从她家里到我家中帮忙做饭和打杂。）

“我今天去了，对占卜师说他已经七十五岁，是老人病。他只是个劲地吃，已经三十天没有大便了，请来给他看一看吧。占卜师说，毕竟是上了岁数，可能随时会发生意外，那是衰老病哪。”

我们两人深深地叹了口气。美代又继续说：

“很能吃，却不通大便，是肚子裡的怪兽在吃食啊。是这么说的。他虽没说以后还会比现在吃得更多，喉咙咽得更多，不过说那种怪兽好酒。我问他，那怎么办呢？他说，去给病人向妙见菩萨^①求些卷寿司来，用难得的线香熏熏房间……听说这是怪兽缠身，让他弄错了时间，没什么大不了的变化。尽管如此，过去一片干松鱼都咽不下去，近来却连寿司饭团什么的都能一口一个地咽下，每咽一口动一动喉核，看着很不顺眼。狐仙降在巫女身上，也是那样咽东西的，而且前些日子他还狂饮呢。今天的占卜可信吗？”

“谁知道呢。”

我没勇气直接断言那是迷信。不知怎的，激起了一股奇异的不安心绪，我简直大惑不解。

“于是折回家，跟家里人说，去五日市（村名）请人给看了看。家里的问，有没有说他快死了？我就告诉家里人，那儿这么说了。不会发生意外的，这是衰老病，又是一场灾难，一连三十天不通大便。因此我请人家有空过来看看。”

“然后，我又折回来，立即烧线香熏房间。以前这家是名门，按理说不会有这种东西的（指怪兽）。再说，它干吗无缘无故地伤人呢？于是我这样说：要是想喝想吃就说一声，我们给送去。请马上出去吧，出去吧。我想说明道理，把它请出去。从明天起，我在房间西北角上供奉茶和饭。为了避邪，请你从仓库里拿一把刀来，拔出刀鞘，放在卧铺底下。然后，明天我再去问一遍狐仙看看。”

“难以想象，是真的吗？”

^①传说妙见菩萨能给人增寿。

“那个嘛，不知是真是假。”

我在祖父枕边说：

“爷爷，小野原（村名）有个叫狩野的人来信了，您什么时候借了他的钱啦？”

“啊，借了。”

“什么时候？”

“七八年前。”

“是么。”

又是一笔债！（因为祖父到处求贷，那时我发现祖父已负债累累了。）

“这样我可受不了。”美代说。（我当时同美代谈论过金钱的事。）

晚饭，祖父吃了紫菜卷饭团。啊，瞧，难道是怪兽在吃吗？瞧，喉核动了。眼下是从人嘴吃进去的。真是岂有此理。“是怪兽在吃啊”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抹不掉。我从仓库取出一把剑，在祖父的床铺上空挥动了几下，然后塞进褥子底下。这种做法，后来连我自己都觉得滑稽可笑。可美代却非常认真，一边望着我砍杀房间的空气，一边从旁助威说：

“对！对！”

倘使有人看见这种情况，一定会以为我是个疯子，要笑破肚皮的吧。

转眼间，天已擦黑。“美代、美代”的微弱呼声，不时在黑夜的冷空气中颤动着。我在读书。美代每次去给祖父把尿的脚步声，我

都能听见。不久，美代像是回家去了。我给祖父喝茶。

“嗯，是么。好，好，使劲儿。嗯，使劲儿……”喉核咕嘟嘟地动了。瞧，是怪兽在喝嘛。笨蛋，笨蛋，哪有这等怪事呢，我都中学三年级了……

“啊，真香。好茶，清淡，真好。太香可不行。啊，真香……烟呢？”

他把煤油灯拉近，几乎贴到自己的脸面，微微地睁开眼睛说了声“什么呀”。

啊，那双我本以为再也不能睁开的眼睛睁开了。我简直高兴得像一道亮光射进了黑暗的世界。（倒不是想祖父的瞎眼能够治好，当时祖父双目紧闭，我忐忑不安，担心他会不会就那样长眠下去。）

写到这里，我浮想联翩。想起刚才的挥剑之类的行为，自己也觉得可笑，简直太荒唐了。但是，“是肚子裡的怪兽在吃食啊”这句话附在我身上……现在约莫九点钟了。

哪有“怪兽附身”这等事呢。这种意识越发明确，我的头脑也清醒了。

十点左右，美代又来给祖父接尿。

“真想翻个身啊……我现在是朝哪个方向？唔，是吗，是朝东吗？”

“好，翻过去。”美代说了一声。

“唔，唔。”

“再使一点劲儿。”美代说。

“嗯，嗯。”是痛苦的呻吟声，“这样就朝西了吗？”

“好，您歇歇吧。我也该回家了。再没别的事了吧？”

不多久，美代回家去了。

五月五日

清晨，当麻雀开始啁啾鸣啾的时候，美代就来了。

“是么，两次？十二点和三点起来，是你帮他接的吧？年纪轻轻，真可怜啊。就看作是给祖父报恩吧……我家有人生孩子，我不能在这儿留宿。阿菊只会生，不会养。”（阿菊是美代的儿媳妇，那时生头一胎。）

就看作是给祖父报恩吧……这句话使我心满意足了。

我上学去了。学校是我的乐园。从我现在的家庭状况来看，“学校是我的乐园”这句话，恐怕是最贴切不过的了。

傍晚，约莫六点钟，美代来了。

“嘿，我去参拜了。还是和昨天一样。真奇怪啊。这回虽没说是怪兽，却说是灾星（附体邪魔）呢。还说不是不懂道理的家伙，不那么闹腾也会走的。再怎么，还是衰老病。虽然不会发生突变，但身体还是会渐渐地衰弱下去。”

“还是会渐渐地衰弱下去”这句话，不知在我心中翻腾了多少回。我情不自禁地叹息说：“是么！”

“还有，狐仙说的话真是活灵活现啊。说近来他会有所节制，不那么狂乱吃喝了……少爷，你也觉得吧，今天他挺老实的。”

狐仙能说中病人的情况，我觉得不可思议。所谓灾星（附体邪魔）是真的吗？我又开始疑惑了。

用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买来了线香，烟雾在床头缓缓缭绕。利剑横在地板上闪闪发光。

“一到夏天恐怕就困难啰。”美代说。

“为什么？”

“庄户人家种田忙，我可能来不了。看样子，你还是让他靠近火盆一点好。”

啊，写完这一百页稿纸的时候，祖父的身体，祖父不幸的病体，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准备了一百张稿纸，打算写这样的日记，一直写到一百页。我担心祖父会不会在我还没写到一百页时就作古了。不知怎的，我有这种心情：日记写到一百页，祖父可能就得救……另一方面，我想在祖父弥留之际，至少用这种日记的形式，把他的音容笑貌记录下来。）

病人有时不那么语无伦次。不过，所谓“附体邪魔”为祸，究竟真的是迷信，抑或不是迷信呢？

五月六日

“少爷上学了吗？”祖父问美代。

“没上呢。现在是傍晚六点哪。”

“噢，是吗，哈哈……”这是孤寂的笑声。

吃晚餐的时候，他让美代将两个细紫菜卷饭团放进自己的嘴里，一口咽了下去。

“是多吃了吗？”祖父今天问了一句。这是平时所没有的。我在浴室里听见了。过了片刻，他又说：

“还早吧，可我肚子饿得厉害，少爷不吃，让我先吃吧。”

“您不是刚吃过了吗？”

“是么。”

后来就听不见他的话声了。接着又听见他的笑声。我正在沐浴，心里感到一阵寂寥。

夜里，家中只有挂钟的嘀嗒声和汽灯的燃烧声。从黢黑的里屋断断续续地传来向苍天倾诉似的声音：

“难受啊！难受，啊！难受。”

声音不久就停息，又恢复宁静了……接着又响起短促的痛苦的呻吟声：

“哼哼……啊，难受！”

声音时断时续，直到我入睡为止。我边听边暗自反复思忖：

“虽然不会发生突变，但身体还是会渐渐地衰弱下去。”

祖父的头脑稍许清醒一些，意识恢复了正常，他就知道自重，不暴饮暴食了。

然而，他的身体日益……

五月七日

昨晚，尿了一次。另外一次给他翻身，一次给他喝茶。他责备我：还不快点起来，我喊累了会喘气的。可我睡得太死，约莫十二点

才入睡，难以叫醒。

早晨，我等美代来，告诉了她。

“真可怜啊。头痛好了，可以在你家待到十二点了。就是白天，两个小时不来，他也都哭着过日子。于是我就每隔一小时来一趟。”

昨晚我十分困顿，病人却莫名其妙地把我唤醒，要这要那，我气得咒骂起来，过后又平心静气地想：他真是个不幸的人，自己不由得悲伤地恸哭起来。

我正要到中学去，祖父就用抱着一线希望的声调问道：

“什么时候能把我的病治好啊？”

“气候正常了就会好的。”

“让你受累了，对不起。”这是轻柔的乞怜声。

“我梦见大神宫的神都聚在我们家里了。”

“您信大神宫的神就好。”

“我听见他们说话了，多难得啊！神佛都没舍弃我，太不敢当了，不是吗？”这是心满意足的声音。

从学校回来，大门敞开着。但是，家中却悄然无声。

“我回来了。”我说了三遍。

“噢，是你。回头给我接尿好吗？”

“嗯。”

再没有什么比干这种事更腻味的了。吃完饭，我揭开病人的被子，用夜壶给他接尿。十分钟过去了，还没尿出来。可见他腹部多么无力。等候时，我满腹牢骚，说了些令人讨厌的话。这些话当然

是脱口而出的。于是祖父便低头道歉。我眼看他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脸上笼罩着苍白的死影，不由得感到很惭愧。过了很久，他用又细又尖的声音喊道：

“啊，痛，痛啊！唔唔……”

听到这喊声，我的肩膀也发僵了。在喊声中，响起了清晰的嘶嘶声。

夜里，我乱翻抽屉的时候，翻出了一本《构宅安危论》。这是一本风水书。是由祖父口述，自乐（邻村的一个男人，是祖父的占卜学和风水学的徒弟）记录下来的。先前虽努力争取出版，也同丰川（大阪的富豪）谈过，但没有谈成。如今这本草稿已被遗忘，扔在我的抽屉里。啊，祖父一生不得志。他干的一切事业全都失败了，他心里该怎么想呢？啊，感谢上天保佑。在这逆境中，他活到了七十五岁。他心脏良好。（祖父之所以能够忍受悲恸，活得长寿，我认为这是他心脏良好的缘故。）他的几个孩子和孙子都先于他辞世了。他没有话伴，看不见也听不到（又失明又耳背），很是孤独。所谓孤独的悲哀，说的就是祖父。在祖父来说，“哭着过日子”这句口头禅，确是吐露了真情实况。据说祖父占八卦，看风水，很是灵验，颇有点名气。也有人是从老远来请他占卜看看的。我想，倘若出版祖父的《构宅安危论》，人世间的幸或不幸就可能得到解救了吧。记得那时节，我心中对祖父的占卜学或风水学是不怎么相信的。确切地说，也不是不相信，是模棱两可。虽说在农村，我已经是十六岁的中学三年级学生了，祖父便秘了三十天，竟不请医生来诊治，还占卜什么狐仙，相信什么“邪魔附体”之类，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哭笑不得啊！

另外，祖父同那位叫丰川的富翁结识，是从寺庙的事开始的。我们村有座尼姑庵。多半是昔日由我先祖兴建的。庙宇的建筑物和山林田地，都是在我家的名分之下的。尼姑也入了我们家的户籍。属黄檗宗，正尊供奉虚空藏菩萨。每年十三参拜节^①，邻近村庄十三岁的孩子都云集在这里，热闹异常。后来有一位深居在距我村北边一里地的著名山庙的圣僧，迁到这个寺庙来了。祖父非常敬重他，把尼姑打发走，还将这庙宇附属的财产卖掉。寺庙改建与增建，很是富丽堂皇，名称也更改了。修建寺庙期间，将虚空藏菩萨和其他五六尊佛像暂存在我家的客厅里。我家没钱换新的榻榻米，托佛爷的福，人家为了应急，在原先的藤席上又铺了新席，发出一股绿草的新席味……这位叫丰川的财主信仰新迁来的圣僧，兴建寺庙，还为我家客厅铺设了新榻榻米。

祖父那副慈善心肠不时表现出来。今早也是如此。美代说：

“添子礼品我做了三十家的份儿，可又收到意外的贺礼，这样份数就不够了，还得再做。”

“是么，做了三十家的份儿，还要增加吗？这村庄不到五十户人家，像你这样的，也会收到各方面的贺礼吗？”

不知怎的，后来祖父竟高兴得声泪俱下。（像美代这样一个贫苦的佃农人家，还能收到许多家的祝贺，祖父替她高兴。）

我侍候祖父，美代觉着可怜。晚上八点左右，临回自己家之前，

^①在日本，每年阴历三月十三日（现阳历四月十三日），十三岁的少男少女穿上节日盛装，去寺庙参拜虚空藏菩萨，祈求福德和智慧。